

○ 总纂：周钟岳

○ 审订：蔡 锷

雲南光復紀要

云南文史研究馆

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

云南光复纪要

总纂 周钟岳

分纂 赵铭式 郭燮熙 张肇兴

审订 蔡 鵬

整理 李东平

云南日报人文学研究馆

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

一九九一年 昆明

云南光复纪要

云南省文史研究馆

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

印 刷：云南省建印刷厂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开 字 数：117千字

印 张：5

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：2000

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第88号

目 录

前 言

- 一、光复起源篇……………赵式铭编纂 蔡锷订正 (5)
- 二、光复上篇……………赵式铭编纂 蔡锷订正 (9)
- 三、建设篇 (三种)
- (一) 建设篇……………郭燮熙编纂 蔡锷订正 (15)
- (二) 建设篇……………周钟丘编纂 蔡锷订正 (23)
- (三) 建设篇……………赵式铭编纂 (40)
- 四、迤西篇……………张肇兴编纂 蔡锷订正 (52)
- 五、迤南篇……………郭燮熙编纂 蔡锷订正 (73)
- 六、援川篇 (二种)
- (一) 援川篇……………张肇兴编纂 蔡锷订正 (77)
- (二) 援川篇……………周钟丘编纂 (88)
- 七、援黔篇……………郭燮熙编纂 蔡锷订正 (121)
- 八、西征篇……………赵式铭编纂 (128)
- 附录
- 分纂云南光复纪要小引……………郭燮熙 (148)

前 言

《云南光复纪要》编纂于1913年，总纂周钟岳，分纂赵式铭、郭燮熙、张肇兴，全稿经蔡锷审改订正。

本书纪述云南辛亥革命史实及1912至1913年间云南重大军政事务，编纂人员亲与其事，资料丰富，记载翔实，可视为云南辛亥革命文献中可信征的史料。据郭燮熙《分纂云南光复纪要小引》称，本书制题10篇，即：《光复起源篇》、《光复上篇》、《光复下篇》、《军事纪要篇》、《建设篇》、《迤西篇》、《迤南篇》、《援川篇》、《援黔篇》、《西征篇》。赵式铭分纂第1至第4篇，郭燮熙分纂第5至第7篇，张肇兴分纂第8至第10篇。全稿均已完成，经蔡锷审订后拟付印，适蔡锷调京未印，全稿移存云南军都督府，后遗失。1919年，云南文献委员会征求云南地方文献，此稿曾一度出现，但已残缺不全，未加整理，不久又复散失。建国后，云南省图书馆清理旧藏，发现大部分手抄稿本，除《建设篇》有残损及缺《西征篇》外，其余均完整。1965年，后赵衍荪在家中发现其祖赵式铭所纂《西征篇》。至此，除《光复下篇》及《军事纪要篇》尚未寻获外，其余均已重见于世。本书史料为研究云南地方史志的主要参考资料，《续云南通志长编》、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》等书刊已作部分转录或引用，但对照现存原稿本，仍有错漏，特别经蔡锷增删改订者，未据以改正。为真实再现《云南光复纪要》本来面目，按原稿本进行整理，公诸于世，以飨读者，并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献上薄礼。

兹就各篇情况作如下说明。

一、光复起源篇，为赵世铭编纂，蔡锷订正。稿本封面有蔡锷手书《云南光复纪要》、《光复起源篇》等字。内容分为3部分。第1部分追叙元、清两代以异族入主中国，认为是“两次失国”。第2部分略述英、法帝国主义者灭亡缅甸、越南及对云南侵略史略。第3部分叙述云南革命志士反清史实，以此作为云南光复的“起源”。所载史料及当时对历史的认识，可供参考，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，同时也反映了某些民族偏见。

二、光复上篇，为赵式铭编纂，蔡锷订正。稿本封面原题有“蔡松坡先生稿”、“滇省光复始末记”。书中正文前有蔡锷亲笔题名为《光复篇第二》，正文中“十三日军政府成立而宣告独立”句后，有蔡锷亲笔浮签一条，文云：“以下接红丝格本第三页后面○○○外府州县”，此“红丝格本”迄未获见，无从查补。惟查云南省图书馆藏《续云南通志长编·大事一·光复一·军政府》稿本“军政府之成立也”句下，接有“外州府县亦传檄而定……”等文，历叙云南军政府的组织人事及所发布的云南独立文告，以“军政府”为标题，列为专节，似即为《光复下篇》之文。本篇记述昆明重九起义时战斗经过，附有“阴历九月十六以前之事”16条及“九月十六以后迄九月抄之事”19条，有简短评述5条，扼要提供了云南光复期间重大史事纲目。

三、建设篇有稿本3种，分别为郭燮熙、周钟岳、赵式铭编纂。郭稿有蔡锷亲笔在《建设篇》题下加“第七”，可能为原定篇目次序。周稿在题下也有蔡锷添加“第七”2字，在正文中有蔡锷所增“副总统黎元洪倡军民分治之说，军府采群言”等字。赵稿中未有批改痕迹。本篇3稿均记述云南军督府的建立、组织、人事及内政设施，并有“建议中央关系国家大计者”。3稿于史事详略有所不同，赵稿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改

建详于郭、周2稿。

四、迤西篇有上中下3册，为张肇兴编纂，蔡锷订正。封里有蔡锷批文云：“此稿上、中、下三篇皆文简事核，较初稿为佳。文内略有误，已签注，希查照更正。”又批云：“事之无关重轻者，可删去为当。七月一号。”盖有“蔡锷之印”印章。正文中多处有蔡锷增删墨迹及眉批。张肇兴为大理人，参与大理起义，任迤西自治机关总部参事，故记述迤西各属举义事甚详。然对大理与腾永军事冲突，有所偏袒，可与《滇贤先事录》、《西事汇略》参照考核。

五、迤南篇，为郭燮熙编纂，蔡锷订正。稿本多处有蔡锷增删墨迹。本篇记述临安、蒙自、个旧、开化等处举义及收平清吏反抗和各地匪乱史实。

六、援川篇有稿本2种，分别为张肇兴、周钟岳编纂。张稿篇首有蔡锷写“速缮一份送谢、李两师长复阅。七月二号”浮签，盖有“蔡锷之印”印章。正文多处有蔡锷涂改增删墨迹。另有浮签指示给编纂人员增加有关叶荃、方声涛电请暴成都政府罪，请济械练兵平蜀乱事，稿本已按此加入。周稿所记援川史事较张稿详细，对川军多贬辞，录电文过多，未见蔡锷审定痕迹，或系后来补写。此篇记述云南军政府成立后，川省局势混乱，军政府应黄兴、黎元洪号召，组织北伐军取道四川，支援武汉革命军。滇军第1、第2梯团分道入川，协助渝、蓉革命军平定匪乱，促成渝蓉军政府合并统一史实。稿中涉及川滇间政治、军事矛盾冲突情况，多有偏袒滇军之处。

七、援黔篇为郭燮熙编纂，蔡锷订正。正文多处有蔡锷增删墨迹。本篇记述唐继尧率军平黔乱及中央任命唐继尧为黔都督事，多据滇军政府官文书牒叙述。

八、西征篇原为张肇兴编纂，原稿已失，后有赵式铭稿

本，篇首题有“赵式铭编纂，蔡锷订正”字样，待考。本篇记述1912年西藏叛乱，藏兵进逼川界，滇军奉中央命令组师西征史实，其中有关滇川与西藏沿边形势及藏民内向，尤多记述。

附录郭燮熙《分纂云南光复纪要小引》一文，备供参考。

全书整理按原稿原字，用通用标点符号断句。书中或有片面性，请读者明辨。

本书由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省社科院文献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李东平先生整理。

云南省文史研究馆
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

一九九一年四月

一、光复起源篇

赵式铭编纂 蔡锷订正

四夷侵中国，无代无之，然数年或十数年即破灭，从无入主中夏者。自崖山之役，宋陆秀夫负卫王昺蹈海，元世祖践帝位，奄有华夏，是为黄帝子孙第一次失国。李自成陷京师，庄烈帝殉于煤山，清世祖入继国祚，是为黄帝子孙第二次失国。两代之亡，士大夫抗节不屈，死者相望，而尤以明亡殉国者，为至酷极惨。呜呼！种族之界，其天性然哉！

庄烈帝崩，唐王聿键、福王由崧，以次败降。明将李定国迎永历帝入滇，图光复。定国兵败，帝西走永昌，清师追之。定国令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扈帝如腾越，而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盘山（山在潞江南二十里，亦名高黎贡山，西南第一穹领也）。清师中伏，歼其都统以下十余人，丧精卒数千。卒以众寡不敌，帝奔緬，定国死于景线。清以吴三桂平滇功，晋王爵，命镇云南。三桂兵临阿瓦，緬人献帝及后并从官家属，三桂挟之归，缢帝于金蝉寺，明祚遂斩。滇人哀之，名其地为逼死坡，有余疼焉。当满清入关，挟其武力以蹂躏中原，天下莫与抗。而云南犹奉永历为君，奄有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之地，与异族血战数年，歼强敌以数万计，势穷力蹙，隐忍称臣。滇人种性之辨，盖足以自豪矣！

国变后，滇中遗民以全节闻者，不可一二数：昆明杨永言倡义弗克，削发为僧；呈贡文祖尧弃官入中峰寺；蒙化陈佐才

凿石棺，称明末孤臣；晋宁唐大来从无住禅师受戒律，结茅鸡足山；皆感时伤国，诸难显言，则一托之诗歌以寄其芳馨悱恻之意。而诸生薛大观举家以殉，事为尤烈。

永历帝之出奔也，大观与子之翰方挈家隐居北城之鱼楼，闻帝逊荒，泫然流涕，谓之翰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臣死君，义也。今日之事，虽天命，不可以力争，顾独不可效死一战，乃崎岖域外，依小夷求须臾活，岂可得？吾书生，不能徒手搏敌，计惟有一死，汝其勉哉！”之翰泣对曰：“父为国死，儿安敢不为父死？”大观妻杨氏、之翰妻孟氏，皆曰：“君父子为国家死，吾姑妇独不能为君父子死耶？”旁有婢曰琐儿，抱大观幼子在怀，闻诸人语，曰：“婢子死，亦可乎？”大观曰：“婢为主死，亦义也”。于是相率下楼，投黑龙潭死之。明日，尸相牵浮水上，路人举而瘞之。滇人种族之感，至大观而极。

清既窃位，禁网稠密，遗民逸老以文字贾祸者，趾踵相接，海内重足屏息，噤不敢复言满清失德。浸淫至于中叶，人渐忘本，而颂声作矣。光绪间，外患纷乘，甲午、庚子诸役，国疆日削，赔款以亿万计。痛深创巨之余，清议渐起，驯至蓬勃不可抑，士大夫亦侃侃谈国事。清廷震恐，始派遣学生出洋，而欧西思潮，因之输入。大江南北号称革命党人者，所在蜂起，而杨振鸿由海外驰归，倡革命于云南。

先是同治十三年，越南与法国立《西贡条约》，认越南为自立国。光绪九年后，复立《哈尔曼条约》，认越南为保护国，内政外交，受法监督。已而兵进西贡，俘其君，幽之南非洲，越南遂亡，而滇之南防危。光绪十一年，英师袭缅甸，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外部议，立君存祀，守十年一贡之例，英人不许，缅甸遂亡，而滇之西防危。滇自缅甸失后，英伺其西，

法瞰其南，巧取豪夺，互相生心。未几而有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之约，未几而有攫取滇越铁路建筑权之约，未几而有揽七府矿产之约，未几而有云南、两广不许割让他国之约。部臣不敢拒，边吏不敢争，而西南之祸烈矣。滇人士逼于外患，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。或习师范，或习政法，或习陆军，多以救国自任，而陆军生尤激烈，杨振鸿又陆军生中之尤激烈者。

振鸿、昆明人，光绪癸卯入日本振武学校。既毕业，滇督丁振铎电调归国，道出越南，亲见所谓亡国惨状，则大感喟。时法人已筑滇越铁路，滇人谋筑滇蜀铁路为抵制，扼于财力，事未举。振鸿为书上父老，举缅甸事以为滇人镜，人传诵之。滇大吏疲茶，知不足与谋，乃结三迤志士，创设死绝会、公学会及体操专修科，一以革命致事。适滇缅间铁路，英人欲恃强修筑，振鸿愤极，遂结全省士子抗之，势甚张。英领事为所摄，乃寝。大吏滋不悦，出为腾永第一营管带。振鸿简军实，勤训练以待时，而益开扩党会。腾越镇李宝书、关道关以镗，因索盞达土司贿，为振鸿所持，未遂，心衔之，造飞语中伤。滇督锡良，满州产也，尤仇视革命党，即密电镇、道捕振鸿。振鸿走永昌，知府谢宇俊捕之，复走新街，历南洋群岛再渡日本，入振武学校。

是时，有《云南杂志》者，滇人居东之所作也。其书痛陈清廷不纲及列强谋滇政策，由海外流入中国，读者快之。而在滇人士亦有《云南日报》、《星期报》、《云南公报》等之设，又为《苦越南传奇》，授伶人奏之，座中至有泣下者。革命思潮，遂浸润于三迤。

戊申夏，革命军起河口，振鸿谋归滇助革命军，乃至云南杂志社，结吕志伊、赵伸、黄毓英等，开大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，到者数千人，所称云南独立大会者是也。振鸿被举为干

事，偕同党数人南归。至香港，革命军败，关吏巡察严，不得入。徘徊久之，谋以黄毓英、杜韩甫、王尧民进干崖，说土司刀安仁；喻华伟、李遐章、何畏进腾越说防营管带，而自居仰光与居正办《光华日报》，以通消息。中更蹉跌，事卒无成。

振鸿离仰光，经纳戍、昔董出盏达，至干崖，越蛮允说管带杨发生，为所给，重趼至蒲缥，主何子仁家，适与何畏遇，因共筹起事之策。振鸿策袭永昌府为根据地，编练乡民成军，以出大理、腾越、顺宁、云州之地，包举迤南，进图省垣，再北出黔、湘，西略川、陕，戡定中原。策定，振鸿任先锋，何畏作内应于城中，宋某、唐某集乡民数百人，约夜间三句钟会于演武厅之后校场。会腾越、镇康两处防营调驻永昌城，乡民气先夺，又召集失期，及杨、何至，则已先溃散，相与仰天长叹。俄有报琦琦至者，乃踉跄返蒲缥。未几，振鸿病作，渐笃，遂于戊申年十二月十一日歿于蒲缥。

二、光复上篇

赵式铭编纂 蔡锷审订

清廷腐败，秕政杂出，滥借外债，供私人挥霍之用。宣统三年夏，外人瓜分中国之议起，而清廷方攘夺各省民修之铁路，于是全国物议沸腾，群起反抗。六、七月间，蜀中争路潮起，军民激变，影响波及云南。初，滇护督沈秉堃调留日士官生回籍，李鸿祥、谢汝翼、张开儒、李根源等，分委步、炮军职及办理讲武堂，于是兵卒、学生、皆言革命。而滇督李经羲暗弱，大义遂以遍于军、学各界。及武昌发难，湖南继之，本省军界由统领蔡锷与将校中之同志密议多次。九月初七，蔡锷、李鸿祥、沈汪度、殷承霖、韩凤楼、雷飏、张开儒、谢汝翼、黄毓英、刘存厚、黄永杜等十余人，议于唐继尧许，决心于九月初九日举义，为他省之声援。复定恢复云南全省作战及分途出师川、黔计划。

九日下午，锷令李参议官根源，率步队七十三标由北校场向省城北门及东门一带进攻。管带李鸿祥、教官刘祖武佐之。罗统带佩全率步队七十四标由巫家坝向南门及东门一带进攻，以唐继尧佐之。命炮队统带韩国饶率队一营，分三部，联络步队，进城后，到西、南、东三门城楼附近。命教官张开儒等率讲武堂全部生，发自城内，为开城之准备。命机关枪营分属于步、炮各队。均于夜半开始行动，同时攻城，于揭晓前将全城四周城垣及城内之圆通山占领确实，俟天明时进攻。以步队七

十三标攻击军械局及五华山，以炮队据置城垣，协同步队施行射击。置预备队一营于江南会馆，为各队之策应。

十时，镗在巫家坝集步、炮两标重要将校，详细规定攻击计划后，十时卅分，更集两标全体将校，述明举义宗旨。词严义正，每出一语，各将校齐呼万岁，欢声雷动，誓出死力。宣布既毕，将校中有欲将军官之满人容山、惠森二人处以死刑者，镗、佩金力为禁阻，命暂行拘留，俟事后释放（翌日即纵之使去）。正值判决之际，有人从黑暗中射二人，幸未中。复集合两标士卒，将举义宗旨简单宣布，士卒莫不欢欣鼓舞，乐于用命。遂于当场给发子弹，检查武装，于午后十二时陆续出发。时城内火发，枪声四起，即命分道急进。以路重天暗，行进迟滞，炮队尤甚。

初，步队七十三标正值准备之时，事机泄漏。该标统带李鸿祥率标署卫兵出而弹压，顽固将校亦群起干涉，两方遂激起冲突，官兵中死伤廿余名，清标统丁锦遁去。根源遂率第二、三营向城垣急进，时初九日午后九时也。九时三十分，李部攻入北门，派队占领银元局、兵工厂等处，以其主力逼进军械局。其时清统制钟麟同以五华山空虚，率巡防队两营、辎重营、宪兵营、机关枪队及镇署卫兵占领之，顽强抵抗。军械局内卫兵（六十人）亦据险盛行射击，机关枪之发射尤烈，我军死伤将校以下三十人。肉搏数次，均未奏效，仅占领五华山北端之一部。根源以敌兵据险以守，兵力甚优，且弹药将竭，乃举火为号，冀巫家坝军队之来援（时已十一时半），而仍竭力攻击军械局。排长文鸿揆以长梯登，中弹而殁，我军益奋。

初十日午前一時半，机关枪队（仅两队，余为钟调去）至天台会合于本军，分隶之于步、炮两标。一时四十分，抵南校场时，驻扎南城外之巡防队二百人来降，镗优予嘉奖，命分

扎南城外，弹压匪徒，保护居民。二时，抵大东门城外，遇马标队伍，鏖与该标统带田书年相晤，令其逡巡城外四周，预防匪类，检查宵小。马标之来城，实系麟同调以防革命军者，鏖误以马标预知其事，而田统带亦误以革命军系奉钟之调来相救援者，遂得相安于无事。

午前三时，步队七十四标第一营已占领城西垣，第二营已占领城南垣，第三营已占领江南会馆（预备队）。炮队则于东、南、西三城门附近占领阵地，准备攻击。

午前三时半，步队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率所部向制台衙门突击二次，未得进。而第三营管带雷胜以一队增援七十三标，猛扑军械局数次，亦未得手。

午前六时，根源军至危殆。天微明，据城各炮队向五华山敌人阵地及督署开始射击。七时，李军及罗军第三营之一部，攻五华山及军械局，罗军第一、二两营攻督署。时据圆通山军火局之巡防队一哨，向预备队所在地射击，而七十三标反对派之官弁亦收拾残兵，在东城外向城垣一带射击，遂分预备中队一队御之。敌据山地，颇得形势，相持亘二时之久，始行击散。

午前九时，谢汝翼洞军械局围墙，更以药炸之。谢先入，我军从地道随之，军械局、五华山之全部，几为我所得，敌军全数降，遂令围武侯祠。李凤楼以机关枪来助，麟同尚抵死不退，因以负伤。经医兵抬出南门，为兵士所见，处以死刑。王振畿于被擒后自愿投诚，嗣复为众兵所杀。

军械局既为我军所得，各队弹药，得以补充，士气百倍，遂占领五华山全部，督署亦同时陷落。军司令部乃出示安民，一面飭各队整顿队伍，分投驻扎，并定警戒区域及警戒法。是夜，军队于五华山及城垣四周彻夜露营。综计是役，彼我死伤

者将校以下百五十余人，我军死达二十余人，伤者四十余人。翌日，清藩司世增、清督李经羲、提法司杨福璋、提学司叶尔凯、巡警道郭灿、粮道曾广铨、劝业道袁玉锡、盐道毛玉麟皆就获，全城光复。十三日，军政府成立，而宣告独立。

(一) 致电全省各文武官衙照常供职，维持地方治安。

(一) 电飭大理、临安两步队速即反正。

(一) 设军政府于五华山之师范学堂。

(一) 派定军政府临时职员，分担职任。

(一) 派西行支队赴楚雄，截取张镇台之军械。

(一) 致电各省宣告本省反正情形。

(一) 延见政界、绅界各员，宣告一切。

(一) 组织军政府，派定各部、司长官。

(一) 分编军队，派定各军将领。

(一) 派罗总统为南征军总领，向蒙自前进。

(一) 派谢支队赴呈贡等处游击北上之蒙自巡防队。

(一) 派张开儒支队巡游武定州、禄劝各属。

(一) 得临安步队第七十五标于十二日反正光复临安之报，飭令以主力向蒙自进攻，确实占领之。嗣标以一部留临安，以大部向蒙自，与龚道军相遇于途，一战破之，其督带、管带等阵亡，龚道心湛、孔镇繁琴闻风遁逃，其所部皆降。

(一) 大理步标于十五日反正，营内小有骚动，旋即平靖。

(一) 开化于十五夜巡防队叛变抢劫，经夏镇台文炳剿平，十六日即率军民反正。

(一) 全省文武官衙及地方自治团体，皆纷纷具文电申贺，一律反正。

以上皆阴历九月十六以前之事

(一) 派援川军第一梯团赴川。

(一) 改巡防队为国民军，更正装服礼节。

(一) 改订陆军编制及饷章。

(一) 规定省城防御计划。

(一) 核定文官各衙门章程。

(一) 编定援川军第二梯团。

(一) 腾永革命军支部陈云龙、蒋树本怀抱野心，肆行骚扰，经军府电飭榆标剿办，于漾濞一战破之。陈退走，蒋于蒙化伏诛，腾永事粗定。

(一) 派迤西及四川按使，宣示宗旨，抚绥军民。

(一) 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。

(一) 颁布各项重要政令。

(一) 派全权委员赴南京提议政纲。

(一) 将驻城军队仍派回屯营，严行训练，规复秩序。

(一) 改编军队，将新募之兵，陆续编配入伍教练。

(一) 清理全省财政。

(一) 恢复省城警察。

(一) 赏恤在事出力各人员。

以上系九月十六以后迄九月杪之事

滇省反正以来，全省颇属宁静，惟迤西各属有陈云龙等之滋扰，旋即平定。所惜者，蒙自因赵道复祥之办理不善，滥招匪人成军，致有十月十三日之变。嗣经滇军府派员前往查办，将肇事之人正法三十余人，其余兵丁，分别调省改编，惩其首要，解散胁从，销祸患于无形，现则各属已一律平靖矣。

滇省内政，经此次改革后，颇见进步，从前秕政，每多革除，经理财务，亦日有起色。百姓对于新布政令，俱极悦服，纳税输粮，较满清时甚为踊跃。故财政上不甚困难，金融机